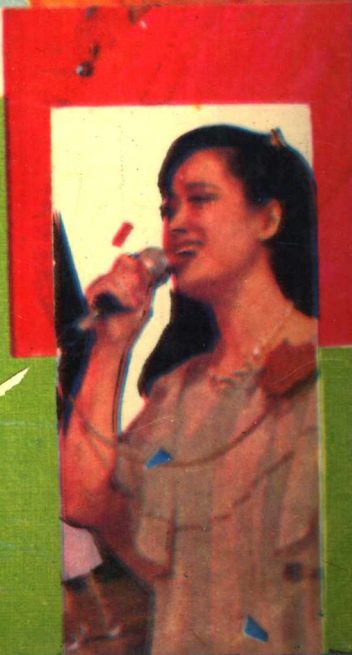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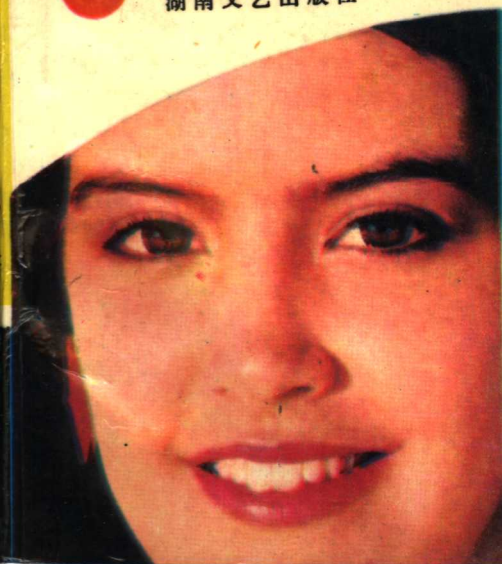


新潮文艺晚会始末



黄铁男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潮文艺晚会始末

● ●
黄铁男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潮文艺晚会始末

黄铁男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111,600 印数：1—18,500

ISBN 7-5404-0274-1

I·213 定价：1.65元

引 子

用句通俗的话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人人会唱歌的时代。一曲“我的中国心”从都市唱到乡村；“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半句广东腔能够在养老院和托儿所共鸣；至于“酒千滴卖无……”更是恰似时代劳动号子般呻吟，在工厂在农村在街头甚至在实验室在图书馆不断重复着……流行歌曲空前普及，歌星辈出不穷，风靡神州神州风靡，大概可以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记。歌星不仅在流光溢彩的音乐会上闪烁，在录音磁带盒子的封面微笑，而且通过满街店铺门口炸响着的喇叭箱来朝着你的耳朵加深印象。人们从欣喜到惊愕到厌烦到无可奈何，而又不得不适应，来接受面对的立体声的现实，甚至顺从着无意识地尾随歌星们嫩喉亮嗓的轨迹，唇边才会蠕动“妈妈给我一个吻”的节拍，跟着要转而适应“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的速度，而“……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刚刚被大脑皮层的兴奋留下印记，紧接着便要遭受“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的传染，来自然不自然地学唱“新翻杨柳枝”。“善歌者使人继其声”，这句古语在今天幽默地成为了普遍的现实。

严肃地说，歌星不是自己升起的，歌星正是人们自己用长期在只能听看八个样板戏的枯燥里蓄久的饥渴，在春风忽来的天地里浇灌催放的无数花朵。人们的这种渴求，既为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的歌星提供了频繁的机会，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作用和趋势，而导致了文艺舞台的畸形发展。在某些歌星成为“贵族”的同时，有些团队却面临垮台解散的败境，某剧团画布景搁在马路边因交不起卫生罚款而尴尬不堪；某剧协召开会员大会，因付不起邮资，只得请办事员骑自行车提前一个星期逐户通知转告；某剧团演出戏装长期无钱更新，以至上台唱戏，才子佳人衣着褴褛，在灯光下几乎“无地自容”；更有甚者，江南某赫赫有名的工业城市唯一的京剧团居然贴出这样的告示：“本团在银行帐号上现只有三元钱，出差、看病的同志一律不要来财务科报销，请谅解……”于是，杂技团办舞场，京剧团教迪斯科，歌剧队唱广告，话剧团开冷饮店，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代表们出来呼喊了，要抢救戏剧，要抢救这个，要抢救那个，这种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等等。便有一阵子出现过“精神文明纠察队”来销毁李谷一、成方圆等歌星磁带的事情，以及规定须有公安在场“方可举行舞会公开售票，舞厅演唱者不准唱电台播放之外的曲目”之类的措施，甚至用除名的办法来严厉禁止歌星之间横向联系组台演出。这样，似乎便抢救了该抢救的，禁止了该禁止的，人民代表便可耳廓清朗了。而恰恰偏有不虞之隙、求全之毁，硬性规定的种种不合

理在时代种种合理的渴求面前崩溃了，人民代表家里的“小皇帝”摇着煊煤球炉子的芭蕉扇唱着“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时候，真有点叫人哭笑不得。事情比想象的规划的要复杂得多，简单化的结果，正象侯德健唱的“……多少年唱一首歌”，那样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歌喉在世界上动人么？！还是不要輕易地诅咒这个多彩的时代吧，造成这个时代的正是这个时代人们自己。我们是处在一个播种换季的时期，面对着的是荒芜日久的田地，肥力极足，亦因此杂草蓬生，但杂草也不无用处，牛要吃。人要吃的是庄稼，牛总不能让它没有草吃而去也吃庄稼。歌星的发迹是人们希冀的结果，剧团的贫困难道说也是人们所希冀的结果？！人们自然是不肯承担这样的责任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解决哩，让人们不去看音乐会省下门票钱来赞助剧团，以实现人们口头上讲的抢救？这是个好办法，但是谁肯哩！那就这样继续下去，歌星一个个交所得税，而一个个剧团奖金发不出？！人们在慷慨激昂一番之后，踮着小碎步，悠悠而去了，甩给你一串那美妙动听的音符，“啊，啊——，一年又一年，啊，啊——，我们走向明天……”

如果把这种深层的现实比喻成一片片暗红的骚动的温层，那末，大大小小的音乐会便就是无数个亮灿的跳跃的热点。在相互传导、相互辐射里，你面对的简直是一幅星火燎原的彩图。不论文艺分类学家怎么看，音乐会以及掺

兑有相声杂技之类的音乐文艺晚会这种形式，早已打破了传统的格局，不伦不类而又有伦有类地扎下自己庞杂而丰富的根须，成为文艺的一种现象。一年比一年精采丰富的春节晚会，那只是在这类现象某个发展阶段的综合代表，而现象本身才是更具体更丰富更新鲜也同时更糟糕的。有以节日为番号的音乐会，也有以厂庆为名义的音乐；有以年轮为由头的音乐会，也有以习俗为理由的音乐会；有以具体事件为根据的音乐会，也有以时髦词藻为标题的音乐会……庆贺产品得奖牌的音乐会、推出新发刊报纸的音乐会、礼堂落成处女演出的音乐会、通电通水通车通路通航的音乐会、四季花开的音乐会、冰雪弥漫水晶色彩诞生的音乐会，字典上找不出掌故解释的所谓“劲歌劲舞”的音乐会和干脆就叫音乐会的音乐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有多少个音乐会，难以计算，也计算不出。赶场子唱两支歌就挪屁股抬腿“古得摆”的歌星，有时一晚上弄不清楚究竟登了几次台和拿了多少钱；有的名演员刚刚答应某某地方某月某日去演出赶紧又打电话推辞，因为在他老婆的记事簿上早已排满了日程并且飞机票也一张张预定了；音乐会闭幕，首长接见合影留念，却在后台找不着人，原来妆未卸便遭到“劫持”赶往另一个地方去演夜场了。车轮一般飞旋，星斗闪烁那样迷朦……人们在音乐会里领略歌星的风采，在音乐会里感受时代的气息，在音乐会里宣泄自己的热量和微妙的愉悦，音乐会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那诱人的广告词语，那迷人的五彩缤纷，那撼人的电声鼓

乐，一下子便抢夺了剧场甚至电影院的生意，尤其当有某某歌星登台的音乐会，在哪里举办便会在哪里搅起狂潮般的热烈来，一时间能够成为人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可以说，音乐会获得了“辉煌”的胜利，音乐会简直可以套用精工手表的那句广告词语：领导文艺新潮流，电声色彩誉满神州！

音乐会既然是文艺贴近群众的好形式，是给人“以健康的娱乐而获得陶冶性情的休息”的精神文明的一个方面，那末，音乐会理应是纯正无邪的是高尚的是丰富精神生活净化灵魂引人向上的。但是，事情却悄悄起着溃瘍性变化。商业气息的日益浓厚，使得那些最初通过音乐会的阶梯爬上来的歌星，获得了斜看人生的钱眼，而他（她）们对音乐会的玩弄又使得音乐会的组织者在原来有意义的动机里掺兑进无数个人或者属于社会的动机，攀比之风开始转动起利益的风车，音乐会的可爱蒙上了面纱。在无数手掌拍得生痛的真诚的观众面前，早先的激动在许多歌星身上开始不存在了，与晚会组织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成为了目的和全部内容，提出要带老婆参加演出并且要让她唱独唱让她也有机会把“音乐天才”献给观众的有之，演出在半道上正要等他上场压轴却因为一个电话而开蹶去捣腾摩托车的有之，不顾省报登出的广告随便找一个借口故意不履行演出合同的有之，在临上场前一分钟而对正在拉开的帷幕坚持价格说“不答应就不上场的”甚至也有之……音乐会踏在了他（她）们的脚下，象一块毡垫那样不值钱。他（她）

们尽可以在台上做出泪水演唱“飞机的马达轰隆隆响，我是一个穷光蛋”，却在台下不惜为拾元钱而大嚎，以为资本的宝贵的嗓子。应当说，在神州的艺术殿堂里不乏有许多讲道德的歌星和名演员，但那些上面提到的丑陋角色却到处可见并且具有弥漫空气的力量，而使得原本在这类事情上不便启齿的歌星也大大爽快起来。

你要是准备去特邀歌星名演员来组织一台音乐会，你就会了解到那些隐藏在颂扬的报道和五彩灯光里面的东西，而使你原先极好的心情变得复杂甚至暴躁起来，直到最后，你终于疲惫不堪，让他（她）们把钱拿去，自己去病休，接受各种怀疑和审查，因为有人不相信你“不为好处，干嘛费那么大精气神来捣弄音乐会的事？！”却原来音乐会是这样一副名声！这样，你变了，你开始不讲信义，原来说好的歌星回去下飞机坐出租“尼桑”的票据你就是赖着不肯签字报销，为了歌星当时的情绪答应替他（她）们做便宜的皮货并且量好了尺寸，现在你一概不认帐让厂里做出来处理卖给别人，礼品在歌星们走后才做好送来，人家给你写了地址，你偏不肯寄竟说分就算了……这就是你，从热情希冀着为你那里的群众办音乐会，结果，你心冷如铁，当再有人请你帮忙为他们的音乐会去特邀你曾经请来的歌星时，你却这样说：算了，什么他妈的音乐会……

你买了单程车票。

可是，音乐会却照样天天有。

并且，就在你的眼前，你的身边……

1

阿 里 巴 巴

(11月中旬)

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很奇妙又好看，……这里有个神奇的故事，一个人的命运会改变……噢噢，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噢噢……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新潮文艺晚会！

这主意诞生得很简单也很随便。在XH报社文艺处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市电视台文艺部的老安来瞎聊，一阵热烘烘的气氛里，大家都解开着滑雪衫的尼龙贴面摩擦扣，神吹乱嚷要投身改革的洪流之中，扯起了举办晚会的话题。

原来的议论比较空泛，对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公司啦，

对满街跑着的新进口的“皇冠”车啦，以及对西装热的出现啦，脸上的神情不免在幻想般的羡慕之余残留些灰暗的尴尬和沮丧，准备趁此机会倾吐出他们对各自单位守旧状态以及办事效率的严重不满，好在他们都是些好同志，不会同社会上那些浮躁的人一样，能够体谅上级和单位的难处。因此说，议论是比较空泛的，内容是别人的，情绪是自己的，在大脑皮层的兴奋面前来扯起一幅五彩的社会的画图。可是，当举办晚会的主意一诞生，那情形便发生了质的变化，缩在沙发里的几乎弹射出来，坐在椅子上的推推面前的稿子腾出不安份的一双胳膊，甚至端着茶杯的差一点将玻璃台板顿出一个坑来，好主意，好主意，真没有想到改革和自己就这么近。XH报社文艺处的同仁和市电视台老安的脸上一起冒出了激动的汗水，迅速地将空泛的对别人的议论，转向对自己行为的设计。开水不够倒满每个人面前的茶杯，副处长老吴亲自提起三只暖水瓶下楼去冲开水。那时快要到下班的时间，却没有人准备离开，兴奋在每张脸上掠起的热浪是空前的具体的，同阳台外光灿灿的阳光相比，正是一样的暖洋洋。

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现在成熟，每个人都企望着摆脱寻常的生活，有这样那样的主意，好主意歪主意馊主意鬼主意，总之，都在动点子，并且热衷于表露出来，甚至自己还没有开始行为就先来宣传鼓噪一番。当然，XH报社文艺处的编辑记者和市电视台的老安都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现在可是有了具体的目的，邀请全国第一流的演员和

歌星来N市最大的体育馆举办一个新潮文艺晚会，扩大两家新闻单位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为N市人民带来美的享受。通过这个晚会，常年坐办公室的编辑记者有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并且也会给处里和市台文艺部带来效益，改善部分工作条件，更好地做好新闻工作……仿佛在一张空白的五线谱的稿纸上，别人还在那里搜索枯肠拼凑音符的时候，而他们却已有了主旋律。因此，在他们继续议论下去的时候，喉咙里显然充塞起某种骄傲来，虽然事情还没有开始。

XH报社的副总编辑在下班铃响之前上楼来看花。花放在文艺处办公室外面的阳台上，因此，他要通过这里才能走到阳台。

当时那办公室里的热烈，使得他很感兴趣。

有嘴快的便张扬起来，眉飞色舞地向总编辑通风报信，讲了好些构想，甚至连要想改善工作条件的构想都说了出来。虽然要佩服这位青年人的概括和表述能力，但当时文艺处的两位副处长手心里都攥起了汗，生怕刚刚酝酿诞生的实际打算又变为画在砖上的壁画。照他们的经验，要说这件事得非常慎重，写好报告先约时间再坐下来慢慢谈，哪能这样蛮撞哩？！

谁知，奇迹又发生了。

副总编辑颇有兴趣在观赏那些过冬的花草的同时听了介绍，笑咪咪扬起胖乎乎可爱的脸庞，把一只手挥着，对着那眼睛仍旧盯着的花草说：“自负盈亏，文艺处赚了钱，买摩托车我都赞成……”

无疑，空气里有了轰动的理由。

不需要制造，春风从脸上便生了出来。连市电视台的老安都吃惊得愣坐在椅子上。小黄写过一篇小说，是演出之类的事，有真人真事的原型，悲剧的结局：一个县里剧场的负责人忙乎着请演员来撑场子搞晚会，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结束县里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上台与演员握手合影拍照。端照相机的是这位剧场负责人，因为领导人委实太多，在前排站成一长溜，镜头总也容纳不下，便一步步朝后退，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忙昏了头，忘记舞台是有限度的，结果，一仰头摔死在大大超过标准深度的乐池水泥地上。小黄在写这篇小说时，用的是白描，试图来淡化那个为了县城文化生活热闹而自己战斗到彻底寂寞的人物的悲剧命运，表现出现实农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和事实上的贫瘠。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也将面对一样的问题，来实际地体验邀请演员的麻烦和困难，与演出过程里的琐碎和具体，并且有一种步那位乡村文化工作者悲剧结局后尘的潜在危险。这层想法，小黄搁在心里没有说出来，他认为举办一个文艺晚会不会那样简单，说说是可以的，哪里知道会这样顺利地获得领导的认可，问题陡然严峻起来了。如果老安作为市电视台参与联合举办新潮文艺晚会的一方代表去邀请演员，那末，他无论如何是要拽着自己同行的。在小黄看来，这将是没有办法推也推不掉的事，好处也会有，但现在，他得首先赞助啤酒和菜来解决这顿中饭。

“拆白党，走吧！”老安拽起他来。

小黄苦笑着摇摇头，拆白党，究竟谁是拆白党，他想反诘。可是，老安从别人的饭盒子里捡起一块酱排骨塞进了他的嘴里，让他准备发声的喉咙遭到突然的阻击。

办公室里旋即爆炸起天堂般的笑声。

催命鬼一般逼着草拟报告、赞助广告征集启事、演出合同条款以及演出期间宣传提纲，小黄和文艺处的老王弄得头晕脑涨。惯于写小说编故事的手笔在这些文本草拟过程里，有时笨拙得连句话都组织不好。

老安坐在那里监督。

好几次，小黄推开稿纸，不想写。

他都是立即和颜悦色，并且从口袋里摸出个极精巧的打火机递到小黄的面前，让小黄有兴趣来分散一下情绪。当小黄吸着烟，在观赏他那只形状象企鹅一样的打火机时，他把握住时机指出这类文本措词的主要精华是有概括力和要准确。他举例说，某单位邀请一个歌星来演出，因为演出合同里对演出期间甲方乙方在演出地点各自应遵守的主要点不明确，因而出现演员私下答应另一家演出要求，造成邀请单位音乐会误场而演员却丝毫不认为有责任的事，邀请单位和演员发生争执，最后因为演出合同里没有这一条规定而自认倒霉。老安的举例是有说服力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老安监督下完成的那些文本成为了极精彩的东西。演出合同在京邀请演员时成为了被人夸

赞的文字，并且为后来许许多多音乐会的组织者所效法模仿，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固定格式。而赞助条款则不仅为新潮文艺晚会带来了效益，并且给后来搞这类事情的人获得了前车之鉴和有益的启示，不敢断言大家都来模仿他们的格式和文字，但那些句子至今仍然闪烁着精明者既精明又通情达理的色泽。在那时，完全缺乏参照文本的情况下并且在政策条文笼统而不具体的困难里，新潮文艺晚会的这类文本就领导了时尚的潮流。为这一点，现在老安有时和小黄见面时总不免要议论一阵子。老安则指出主要是因为他的及时指导监督，小黄则认为归功于他手里的笔能够有一副机灵的大脑的指挥，虽然，他们两人现在早就把那些条文忘得一干二净，但他们仍然有满足好一阵子的前提。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时间来满足。

邀请演员是艰巨的工程。

在布置发动家里的同志去联系厂家，搞广告集资之后，他们便匆匆赶往江南的W市。

那里正举办一个大型的音乐晚会，邀请了北京的不少歌星和名演员。他们是在报上看到主办单位的广告，临时决定去W市的。虽然，广告集资这件事也极其重要，快到年关，企业的广告费用大都用完了，时间很紧，在短期内搞到一定数额的赞助款项难度不小。但是，比较起来，演员的人选更重要，利用这个现成的机会去接触一下，说不定有些人当时就可以敲定下来。而只要演员的名声炸耳朵，

广告集资的困难也就会迎刃而解。

决策使得他们马不停蹄地一下火车便赶往主办单位的办公地点。

这是一家影视刊物编辑部。

迎接他们的是难以想象的乱哄哄的局面，潮湿矮小的几间办公室里几乎全挤满人，出出进进，进进出出，门失去了意义，干脆一色大敞开来。人们叽叽喳喳，伸手要票，各种各样的理由，揪着这个编辑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仿佛就是寻着了救星，不管这个人身上有票还是没票。W市的语音在英语系列里属于最快的一种，老安和小黄听不周全，只能站在天井里借着黄昏的月亮来看着这局面。

终于有人来接待他们这两位来自省城的新闻单位的代表。让他们在一间仓库里坐等他们要找的负责人，领他们进去时，那人还自我介绍了一下，也是刊物的负责人之一。老安和小黄想拽住他谈谈，但那人摆摆手说了声“阿拉唔没票”便转身不见了。

一直等到阴沉的黄昏走入暮色，那间仓库里找不着一盏灯的时候，他们要找的许君才推门进来，后面跟着一大串叽喳哀求着的人，脸看不清楚，密密匝匝的脑袋晃动着，仿佛象吵着旧巢的乌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话，老安和小黄显得有些烦躁，要不是人地生疏，他们真想站起来帮助许君让这伙人出去把门关上片刻的宁静。可是，许君却平静得惊人，完全若无其事，就象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一样，准备回答二位从省城来的新闻界朋友的问题。而那些

挤进仓库的人，并没有走的意思，他们一个个睁着雪亮的眼珠死死盯着许君，仿佛许君大概有什么法术会随时溜走一般。

许君苦笑笑，望了望老安和小黄。

还能说什么哩！

老安极机灵，他只问了句：

“演员住哪里？”

“湖滨饭店！”

老安点点头，他对许君说：“那好，你忙，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从那群挤在门口的人堆里钻出来，小黄有点抱怨，难道上这里来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这句话。就是不问许君，他凭一部公用电话也能够问出来，W市就那么几个宾馆，再说外办里面有他熟悉的作者。来这里找许君是想了解音乐会组织过程里的麻烦及问题，诸如哪个档次的演员酬金是多少，赞助单位按款数分票的比例，临时性劳务酬金标准，主办单位与演出剧场之间怎样分成等等。可是，一无所得，干坐在那破仓库里抽闷烟连杯热茶都没喝上。

“这个时候，许君能专门来接待你，算够给面子的了，要是你这个家伙，恐怕到时候六亲不认了……”老安这样来劝小黄。

“连张票也不给！”小黄仍在嘟囔着。

“真是个拆白党！那么多人围着，他敢给么，你想想……”